水滸傳（100回本)/第100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第九十九回

水滸傳（100回本）
第一百回　宋公明神聚蓼兒窪　徽宗帝夢遊梁山泊
作者：元末明初　施耐庵著　元末明初　羅貫中著　明　李卓吾評

滿庭芳：

罡星起河北，豪傑四方揚。五臺山發願，掃清遼國轉名香。奉詔南收方臘，催促渡長江。一自潤州破敵，席捲過錢塘。抵清溪，登昱嶺，涉高岡。蜂巢剿滅，班師衣錦盡還鄉。堪恨當朝讒佞，不識男兒定亂狂。主降遺殃。可憐一場夢，令人淚兩行。

話說宋江衣錦還鄉，拜掃回京。自離鄆城縣，還至東京，與眾弟兄相會，令其各人收拾行裝，前往任所。當有神行太保戴宗來探宋江。二人坐間閒話，只見戴宗起身道：「小弟已蒙聖恩，除授袞州都統制。今情願納下官誥，要去泰安州嶽廟裏，陪堂求閒，過了此生，實為萬幸。」宋江道：「賢弟何故行此念頭？」戴宗道：「兄弟夜夢崔府君勾喚，因此發了這片善心。」宋江道：「賢弟生身既為『神行太保』，他日必作嶽府靈聰。」自此相別之後，戴宗納還了官誥，去到泰安州嶽廟裏，陪堂出家。在彼每日慇勤奉祀聖帝香火，虔誠無忽。後數月，一夕無恙，請眾道伴相辭作別，大笑而終。後來在嶽廟裏累次顯靈。州人廟祝，隨塑戴宗神像於廟裏，胎骨是他真身。

又有阮小七受了誥命，辭別宋江，已往蓋天軍做都統制職事。未及數月，被大將王稟、趙諱，懷挾幫源洞辱罵舊恨，纍纍於童樞密前訴說阮小七的過失：「曾穿着方臘的赭黃袍，龍衣玉帶，雖是一時戲耍，終久懷心造意。」待要殺他。「亦且蓋天軍地僻人蠻，必致造反。」童貫把此事達知蔡京，奏過天子，請降了聖旨，行移公文到彼處，追奪阮

小七本身的官誥，復為庶民。阮小七見了，心中也自歡喜。帶了老母，回還梁山泊石碣村，依舊打魚為生，奉養老母，以終天年。後自壽全六十而亡。

且說小旋風柴進在京師，見戴宗納還官誥求閒去了，又見說朝廷追奪了阮小七官誥，不合戴了方臘的平天冠，龍衣玉帶，意在學他造反，罰為庶民。尋思：「我亦曾在方臘處做駙馬。倘或日後奸臣人知得，於天子前讒佞，見責起來，追了誥命，豈不受辱！不如自識時務，免受玷辱。」推稱風疾病患，不時舉發，難以任用，不堪為官。情願納還官誥，求閒為農。辭別眾官，再回滄州橫海郡為民，自在過活。忽然一日，無疾而終。

李應授中山府都統制，赴任半年。聞知柴進求閒去了，自思也推稱風癱，不能為官。申達省院，繳納官誥，復還故鄉獨龍岡村中過活。復與杜興一處作富豪，俱得善終。

關勝在北京大名府，總管兵馬，甚得軍心，眾皆欽伏。一日操練軍馬回來，因大醉失腳落馬，得病身亡。

呼延灼受御營指揮使，每日隨駕操備。後領大軍破大金兀朮四太子，出軍殺至淮西陣亡。只有朱仝在保定府管軍有功，後隨劉光世破了大金，直做到太平軍節度使。

花榮帶同妻小妹子，前赴應天府到任。吳用自來單身，只帶了隨行安童，去武勝軍到任。李逵亦是獨自帶了兩個僕從，自來潤州到任。話說為何只說這三個到任，別的都說了絕後結果？為這七員正將，都不廝見著，先說了結果。後這五員正將：宋江、盧俊義、吳用、花榮、李逵，還有廝會處，以此未說絕了。結果下來便見。有詩為證：

百八英雄聚義間，東征西討日無閒。

甫能待得功成後，死別生離意莫還。

再說宋江、盧俊義在京師，都分派了諸將賞賜，各各令其赴任去訖。歿於王事者，止將家眷人口，關給與恩賞錢帛金銀，仍各送回故鄉，聽從其便。再有見在朝京偏將一十五員，除兄弟宋清還鄉為農外，杜興已自跟隨李應還鄉去了。黃信仍任青州。孫立帶同兄弟孫新、顧大嫂並妻小，自依舊登州任用。鄒潤不願為官，回登雲山去了。蔡慶跟隨關勝，仍回北京為民。裴宣自與楊林商議了，自回飲馬川，受職求閒去了。蔣敬思念故鄉，願回潭州為民。朱武自來投授樊瑞道法，兩個做了全真先生，雲遊江湖，去投公孫勝出

家，以終天年。穆春自回揭陽鎮鄉中，後為良民。凌振砲手非凡，仍授火藥局御營任用。舊在京師偏將五員：安道全欽取回京，就於太醫院做了金紫醫官。皇甫端原受御馬監大使。金大堅已在內府御寶監為官。蕭讓在蔡太師府中受職，作門館先生。樂和在駙馬王都尉府中，盡老清閒，終身快樂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宋江自與盧俊義分別之後，各自前去赴任。盧俊義亦無家眷，帶了數個隨行伴當，自望廬州去了。宋江謝恩辭朝，別了省院諸官，帶幾個家人僕從，前往楚州赴任。自此相別，都各分散去了，亦不在話下。

且說宋朝元來自太宗傳太祖帝位之時，說了誓願，以致朝代奸佞不清。至今徽宗天子，至聖至明，不期致被奸臣當道，讒佞專權，屈害忠良，深可憫念。當是之時，卻是蔡京、童貫、高俅、楊戩四個賊臣，變亂天下，壞國家事壞民。當有殿帥府太尉高俅、楊戩，因見天子重禮厚賜宋江等這夥將校，心內好生不然。兩個自來商議道：「這宋江、盧俊義皆是有罪仇人。今日倒喫他做了有功大臣，受朝廷這等欽恩賞賜。卻教他上馬管軍，下馬管民。我等省院官僚，如何不惹人恥笑！自古道：『恨小非君子，無毒不丈夫。』」楊戩道：「我有一計，先對付了盧俊義，便是絕了宋江一隻臂膊。這人十分英勇。若先對付了宋江，他若得知必變了事，倒惹出一場不好。」高俅道：「願聞你的妙計如何？」楊戩道：「排出幾個廬州軍漢，來省院首告盧安撫招軍買馬，積草屯糧，意在造反。便與他申呈去太師府啟奏。和這蔡太師都瞞了。等太師奏過天子，請旨定奪。卻令人賺他來京師。待上皇賜御食與他，於內下了些水銀，卻墜了那人腰腎，做用不得，便成不得大事。再差天使，卻賜御酒與宋江吃。酒裏也與他下了慢藥。只消半月之間，以定沒救。」高俅道：「此計大妙。」有詩為證：

自古權奸害善良，不容忠義立家邦。

皇天若肯明昭報，男作俳優女作倡。

兩個賊臣計議定了，著心腹人出來尋覓兩個廬州土人，寫與他狀子，叫他去樞密院，首告盧安撫在廬州，即日招軍買馬，積草屯糧，意欲造反。使人常往楚州，結連安撫宋江，通情起義。樞密院卻是童貫，亦與宋江等有仇。當即收了原告狀子，逕呈來太師府啟奏。蔡京見了申文，便會官計議。此時高俅、楊戩俱各在彼。四個奸臣定了計策，引領原告人人內啟奏天子。上皇曰：「朕想宋江、盧俊義，破大遼，收方臘，掌握十萬兵權，尚且不生歹心。今已去邪歸正，焉肯背反！寡人不曾虧負他，如何敢叛逆朝廷？其中有詐，

未審虛的，難以准信。」當有高俅、楊戩在傍奏道：「聖上道理雖是忠愛，人心難忖。想必是盧俊義嫌官卑職小，不滿其心，復懷反意。不幸被人知覺。」上皇曰：「可喚來寡人親問，自取實招。」蔡京、童貫又奏道：「盧俊義是一猛獸，未保其心。倘若驚動了他，必致走透，深為未便。今後難以收捕。只可賺來京師，陛下親賜御膳御酒，將聖言撫諭之，窺其虛實動靜。若無，不必究問。亦顯陛下不負功臣之念。」上皇准奏。隨即降下聖旨，差一使命，逕往廬州，宣取盧俊義還朝，有委用的事。天使奉命來到廬州，大小官員出郭迎接。直至州衙，開讀已罷。

話休絮繁。盧俊義聽了聖旨宣取回朝，便同使命離了廬州，一齊上了舖馬來京。於路無話，早至東京皇城司前歇了。次日早，到東華門外伺候早朝。時有太師蔡京，樞密院童貫，太尉高俅、楊戩，引盧俊義於偏殿朝見上皇。拜舞已罷，天子道：「寡人慾見卿一面。」又問：「廬州可容身否？」盧俊義再拜奏道：「托賴聖上洪福齊天，彼處軍民亦皆安泰。」上皇又問了些閒話。俄延至午。尚膳廚官奏道：「進呈御膳在此，未敢擅便，乞取聖旨。」此時高俅、楊戩，已把水銀暗地著放在裏面，供呈在御案上。天子當面將膳賜與盧俊義。盧俊義拜受而食。上皇撫諭道：「卿去廬州，務要盡心安養軍士，勿生非意。」盧俊義頓首謝恩，出朝回還廬州。全然不知四個賊臣設計相害。高俅、楊戩相謂曰：「此後大事定矣。」有詩為證：

奸賊陰謀害善良，共為讒語惑徽皇。

潛將鴆毒安中膳，俊義何辜一命亡。

再說盧俊義星夜便回廬州來。覺道腰腎疼痛，動舉不得，不能乘馬。坐船回來。行至泗州淮河，天數將盡，自然生出事來。其夜，因醉要立在舡頭上消遣。不想水銀墜下腰胯併骨髓裏去，冊立不牢，亦且酒後失腳，落於淮河深處而死。可憐河北玉麒麟，屈作水中冤抑鬼！從人打撈起屍首，具棺槨殯於泗州高原深處。本州官員，動文書申覆省院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蔡京、童貫、高俅、楊戩四個賊臣，計較定了，將齎泗州申達文書，早朝奏聞天子說：「泗州申覆：盧安撫行至淮河，墜水而死。臣等省院，不敢不奏。今盧俊義已死，只恐宋江心內設疑，別生他事。乞陛下聖鑒，可差天使，齎御酒往楚州賞賜，以安其心。」上皇沉吟良久，欲道不准，未知其心；意欲准理，誠恐害人。上皇無奈，終被奸臣讒佞所惑，片口張舌，花言巧語，緩裏取事，無不納受。遂降御酒二樽，差天使一人，齎

往楚州，限目下便行。眼見得這使臣亦是高俅、楊戩二賊手下心腹之輩。天數隻注宋公明合當命盡，不期被這奸臣們，將御酒內放了慢藥在裏面，卻教天使齎擎了，逕往楚州來。

且說宋公明自從到楚州為安撫，兼管總領兵馬。到任之後，惜軍愛民，百姓敬之如父母，軍校仰之若神明。訟庭肅然，六事俱備，人心既服，軍民欽敬。宋江赴任之後，時常出郭遊玩。原來楚州南門外，有個去處，地名喚做蓼兒窪。其山四面都是水港，中有高山一座。其山秀麗，松柏森然，甚有風水，和梁山泊無異。雖然是個小去處，其內山峰環繞，龍虎踞盤，曲折峰巒，坡階臺砌，四圍港汊，前後湖蕩，儼然似水滸寨一般。宋江看了，心中甚喜。自己想道：「我若死此處，堪為陰宅。」但若身閒，常去遊翫，樂情消遣。

話休絮煩。自上經宋江到任以來，將及半截。時是宣和六年首夏初旬，忽聽得朝廷降賜御酒到來。與眾出郭迎接，入到公廨，開讀聖旨已罷。天使捧過御酒，教宋安撫飲畢。宋江亦將御酒回勸天使。天使推稱：「自來不會飲酒。」御酒宴罷，天使回京。宋江備禮饋送天使，天使不受而去。

宋江自飲御酒之後，覺道肚腹疼痛，心中疑慮。想被下藥在酒裏。卻自急令從人打聽那來使時，於路館驛，卻又飲酒。宋江已知中了奸計。必是賊臣們下了藥酒。乃嘆曰：「我自幼學儒，長而通吏。不幸失身於罪人，並不曾行半點異心之事。今日天子信聽讒佞，賜我藥酒。得罪何辜！我死不爭，只有李逵見在潤州都統制，他若聞知朝廷行此奸弊，必然再去哨聚山林，把我等一世清名忠義之事壞了。只除是如此行方可。」有詩為證：

奸邪誤國太無情，火烈擎天白玉莖。

他日三邊如有警，更憑何將統雄兵。

連夜使人往潤州喚取李逵，星夜到楚州，別有商議。且說黑旋風李逵，自到潤州為都統制，只是心中悶倦，與眾終日飲酒，只愛貪杯。聽得楚州宋安撫差人到來有請，李逵道：「哥哥取我，必有話說。」便同幹人下了船，直到楚州，逕入州治拜見。宋江道：「兄弟，自從分散之後，日夜只是想念眾人。吳用軍師，武勝軍又遠。花知寨在應天府，又不知消耗。只有兄弟在潤州鎮江較近，特請你來商量一件大事。」李逵道：「哥哥，什麼大事？」宋江道：「你且飲酒。」宋江請進後廳，見成杯盤，隨即管待李逵，吃了半

晌酒食。將至半酣，宋江便道：「賢弟不知，我聽得朝廷差人齎藥酒來，賜與我吃。如死，卻是怎的好？」李逵大叫一聲：「哥哥，反了罷！」宋江道：「兄弟，軍馬盡都沒了，兄弟們又各分散，如何反得成？」李逵道：「我鎮江有三千軍馬，哥哥這裏楚州軍馬，盡點起來，並這百姓，都盡數起去，並氣力招軍買馬，殺將去。只是再上梁山泊倒快活！強似在這奸臣們手下受氣。」宋江道：「兄弟，且慢著，再有計較。」不想昨日那接風酒內，已下了慢藥。當夜，李逵飲酒了。

次日，具舟相送。李逵道：「哥哥，幾時起義兵？我那裏也起軍來接應。」宋江道：「兄弟，你休怪我！前日朝廷差天使賜藥酒與我服了，死在旦夕。我為人一世，只主張忠義二字，不肯半點欺心。今日朝廷賜死無辜。寧可朝廷負我，我忠心不負朝廷！我死之後，恐怕你造反，壞了我梁山泊替天行道忠義之名。因此請將你來，相見一面。昨日酒中，已與了你慢藥服了。回至潤州必死。你死之後，可來此處楚州南門外，有個蓼兒窪，風景盡與梁山泊無異。和你陰魂相聚。我死之後，屍首定葬於此處。我已看定了也。」言訖，墮淚如雨。李逵見說，亦垂淚道：「罷，罷，罷！生時伏侍哥哥，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個小鬼。」言訖，淚下。便覺道身體有些沉重。當時灑淚，拜別了宋江下舡。回到潤州，果然藥發身死。有詩為證：

宋江飲毒已知情，恐壞忠良水滸名。

便約李逵同一死，蓼兒窪內起佳城。

李逵臨死之時，付囑從人：「我死了，可千萬將我靈柩，去楚州南門外蓼兒窪，和哥哥一處埋葬。」囑罷而死。從人置備棺槨盛貯，不負其言扶柩而往。原來楚州南讓外蓼兒窪，果然風景異常，四面俱是水，中有此山。宋江自到任以來，便看在眼裡，常時遊玩樂情。雖然窄狹，山峰秀麗，與梁山泊無異。常言：「我死當葬於此處。」不期果應其言。宋江自與李逵別後，心中傷感，思念吳用、花榮，不得會面。是夜，藥發。臨危囑咐從人親隨之輩：「可依我言，將我靈柩，殯葬此間南門外蓼兒窪高原深處，必報你眾人之德，乞依我囑。」言訖而逝。有詩為證：

受命為臣賜錦袍，南征北伐有功勞。

可憐忠義難容世，鴆酒奸讒竟莫逃。

宋江從人置備棺槨，依禮殯葬。楚州官吏聽從其言，不負遺囑。當與親隨人從，本州吏胥老幼，扶宋公明靈柩，葬於蓼兒窪。數日之後，李逵靈柩，亦從潤州到來。從人不違其言，扶柩葬於宋江墓側，不在話下。有詩為證：

始為放火圖財賊，終作投降受命人。

千古英雄兩坯土，墓雲衰草倍傷神。

且說宋清在家患病，聞知家人回來報說：「哥哥宋江，已故在楚州。」病在鄆城，不能前來津送。後又聞說葬於本州南門外蓼兒窪，只令得家人到來祭祀，看視墳塋，修築完備，回復宋清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武勝軍承宣使軍師吳用，自到任之後，常常心中不樂，每每思念宋公明相愛之心。忽一日，心情恍惚，寢寐不安。至夜，夢見宋江、李逵二人，扯住衣服說道：「軍師，我等以忠義為主，替天行道，於心不曾負了天子。今朝廷賜飲藥酒。我死無辜。身亡之後，見已葬於楚州南門外蓼兒窪深處。軍師若想舊日之交情，可到墳塋，親來看視一遭。」吳用要問備細，撒然覺來，乃是南柯一夢。吳用淚如雨下，坐而待旦。得了此夢，寢食不安。

次日，便收拾行李，逕往楚州來。不帶從人，獨自奔來。於路無話。前至楚州，到塋，果然宋江已死。只聞彼處人民，無不嗟嘆。吳用安排祭儀，直至南門外蓼兒窪。尋到墳塋，哭祭宋公明、李逵。就於墓前，以手摑其墳冢，哭道：「仁兄英靈不昧，乞為昭鑒！吳用是一村中學究，始隨晁蓋，後遇仁兄，救護一命，坐享榮華。到今數十餘載，皆賴兄長之德。今日既為國家而死，託夢顯靈與我。兄弟無以報答，願得將此良夢，與仁兄同會於九泉之下。」言罷，痛哭。正欲自縊，只見花榮從船上飛奔到於墓前。見了吳用，各吃一驚。吳學究便問道：「賢弟在應天府為官，緣何得知宋兄長已喪？」花榮道：「兄弟自從分散到任之後，無日身心得安。常想念眾兄之情。因夜得一異夢，夢見宋公明哥哥和李逵，前來扯住小弟，訴說：『朝廷賜飲藥酒鴆死，見葬於楚州南門外蓼兒窪高原之上。兄弟如不棄舊，可到墳前看望一遭。』因此小弟擲了家間，不避驅馳，星夜到此。」吳用道：「我得異夢，亦是如此，與賢弟無異。因此而來，看探墳所。今得賢弟知而到來，在此最好。吳某心中想念宋公明恩義難捨，交情難報。正欲就此處自縊一死，魂魄與仁兄同聚一處，以表忠義之心。」花榮道：「軍師既有此心，小弟便當隨之，亦與仁兄同盡忠義。」似此真乃死生契合者也！有詩為證：

紅蓼窪中客夢長，花榮吳用苦悲傷。

一腔義烈元相契，封樹高懸兩命亡。

吳用道：「我指望賢弟看見我死之後，葬我於此。你如何也行此義？」花榮道：「小弟尋思宋兄長仁義難捨，恩念難忘。我等在梁山泊時，已是大罪之人，幸然不死。累累相戰，亦為好漢。感得天子赦罪招安，北討南征，建立功勳。今已姓揚名顯，天下皆聞。朝廷即已生疑，必然來尋風流罪過。倘若被他奸謀所施，誤受刑戮，那時悔之無及。如今隨仁兄同死於黃泉，也留得個清名於世，屍必歸墳矣。」吳用道：「賢弟，你聽我說。我已單身，又無家眷，死卻何妨。你今見有幼子嬌妻，使其何依？」花榮道：「此事不妨，自有囊篋，足以餬口。妻室之家，亦自有人料理。」兩個大哭一場，雙雙懸於樹上，自縊而死。舡上從人，久等不見本官出來，都到墳前看時，只見吳用、花榮自縊身死。慌忙報與本州官僚，盡備棺槨，葬於蓼兒窪宋江墓側。宛然東西西四丘。楚州百姓感念宋江仁德，忠義兩全，建立祠堂，四時享祭。里人祈禱，無不感應。

且不說宋江在蓼兒窪，累累顯靈，所求立應。卻說道君皇帝在東京內院，自從賜御酒與宋江之後，聖意累累設疑。又不知宋江消息，常只掛念於懷。每日被高俅、楊戩議論奢華受用所惑，只要閉塞賢路，謀害忠良。忽然一日，上皇在內宮閒玩，猛然思想起李師師。就從地道中，和兩個小黃門，逕來到他後園中，拽動鈴索。李師師慌忙迎接聖駕，到於臥房內坐定。上皇便叫前後關閉了門戶。李師師盛妝向前，起居以罷。天子道：「寡人近感微疾，見今安道全看治。有數十日不曾來與愛卿相會，思慕之甚。今一見卿，朕懷不勝悅樂。」有詩為證：

不見芳卿十日餘，朕心眷戀又踟躕。

今宵得遂風流興，美滿恩情錦不如。

李師師奏道：「深蒙陛下眷愛之心，賤人愧感莫盡。房內鋪設酒餚，與上皇飲酌取樂。」才飲過數杯，只見上皇神思睏倦，點的燈燭熒煌，忽然就房裡起一陣冷風。上皇見個穿黃衫的立在面前。上皇驚起，問道：「你是甚人，直來到這里？」那穿黃衫的人奏道：「臣乃是梁山泊宋江部下神行太保戴宗。」上皇道：「你緣何此此？」戴宗奏曰：「臣兄宋江，只在左右，啟請陛下車駕同行。」上皇曰：「輕屈寡人車駕何往？」戴宗道：

「自有清秀好去處，請陛下遊玩。」上皇聽罷此語，便起身隨戴宗出得後院來。見車馬足備。戴宗請上乘馬而行。但見如雲似霧，耳聞風雨之聲，到一個去處。則見：

漫漫煙水，隱隱雲山。不觀日月光明，只見水天一色。紅瑟瑟滿目蓼花，綠依依一洲蘆葉。雙雙鸂鶒，遊戲在沙渚磯頭。對對鴛鴦，睡宿在敗荷汀畔。林巒霜葉，紛紛萬片火龍鱗，堤岸露花，簇簇千隻金獸眼。淡月疏星長夜景，涼風冷露九秋天。

當下上皇在馬上，觀之不足，問戴宗道：「此是何處，屈寡人到此？」戴宗指着山關路道：「請陛下行去，到彼便知。」上皇縱馬登山，行過三重關道。至第三座關前，見有百餘人俯伏在地，儘是披袍掛鎧，戎裝革帶，金盔金甲之將。上皇大驚，連問道：「卿等皆是何人？」只見為頭一個，鳳翅金盔，錦袍金甲，向前奏道：「臣乃梁山泊宋江是也。」上皇曰：「寡人已教卿在楚州為安撫使，卻緣何在此？」宋江奏道：「臣等謹請陛下到忠義堂上，容臣細訴衷曲枉死之冤。」上皇到忠義堂前下馬，上堂坐定。看堂下時，煙霧中拜伏着許多人。上皇猶豫不定。只見為首的宋江，上階跪膝，向前垂淚啟奏。上皇道：「卿何故淚下？」宋江奏道：「臣等雖曾抗拒天兵，素秉忠義，並無分毫異心。自從奉陛下勒命招安之後，北退遼兵，東擒方臘，弟兄手足，十損其八。臣蒙陛下命守楚州，到任已來，與軍民水米無交，天地共知臣心。陛下賜以樂酒，與臣服吃。臣死無憾。但恐李逵懷恨，輒起異心。臣特令人去潤州，喚李逵到來，親與藥酒鴆死。吳用、花榮，亦為忠義而來，在臣冢上，俱皆自縊而亡。臣等四人，同葬於楚州南門外蓼兒窪。里人憐憫，建立祠堂於墓前。今臣等與眾已亡者，陰魂不散，俱聚於此，伸告陛下，訴平生衷曲，始終無異。乞陛下聖鑒。」上皇聽了，大驚曰：「寡人親差天使，親賜黃封御酒，不知是何人換了藥酒賜卿？」宋江奏道：「陛下可問來使，便知奸弊所出也。」上皇看見三關寨柵雄壯，慘然問曰：「此是何所，卿等聚會於此？」宋江奏曰：「此是臣等舊日聚義梁山泊也。」上皇又曰：「卿等已死，當往受生於陽世，何故相聚於此？」宋江奏道：「天帝哀憐臣等忠義，蒙玉帝符牒敕命，封為梁山泊都土地。因到鄉中為神，眾將已會於此。有屈難伸，特令戴宗屈萬乘之主，親臨水泊，懇告平日之衷曲。」上皇曰：「卿等何不詣九重深苑，顯告寡人？」宋江奏道：「臣乃幽陰魂魄，怎得到鳳闕龍樓？今者陛下出離宮禁，屈邀至此。」上皇曰：「寡人久坐，可以觀玩否？」宋江等再拜謝恩。上皇下堂，回首觀看堂上牌額，大書「忠義堂」三字。上皇點頭下階。忽見宋江背後轉過李逵，手搦雙斧，厲聲高叫道：「皇帝，皇帝！你怎地聽信四個賊臣挑撥，屈壞了我們性命？今日既見，正好報仇！」黑旋風說罷，輪起雙斧，逕奔上皇。天子吃這一驚，撒然覺來，乃是南柯一夢，渾身冷汗。閃開雙眼，見燈燭熒煌，李師師猶然未寢。有詩為證：

偶入青樓訪愛卿，夢經水滸見豪英。

無窮冤抑當階訴，身後何人報不平。

上皇問曰：「寡人恰才何處去來？」李師師奏道：「陛下適間伏枕而臥。」上皇卻把夢中神異之事，對李師師一一說知。李師師又奏曰：「凡人正直者，必然為神也。莫非宋江端的已死，是他故顯神靈託夢與陛下？」上皇曰：「寡人來日，必當舉問此事。若是如果真實，必須與他建立廟宇，敕封列侯。」李師師奏曰：「若聖上如此加封，顯陛下不負功臣之德。」上皇當夜嗟嘆不已。次日早朝，傳聖旨命群臣於偏殿。當有蔡京、童貫、高俅、楊戩朝罷，慮恐聖上問宋江之事，已出宮去了。只有宿太尉等上大臣，在彼侍側。上皇便問宿元景曰：「卿知楚州安撫宋江消息否？」宿太尉奏道：「臣雖一向不知宋安撫消息，臣昨夜得一異夢，甚是奇怪。」上皇曰：「卿得異夢，可奏與寡人知道。」宿太尉奏曰：「臣夢見宋江親到私宅，戎裝慣帶，頂盔掛甲，見臣訴說陛下以藥酒見賜而亡。楚人憐其忠義，葬於本州南門外蓼兒窪內，建立祠堂，四時享祭。」上皇聽罷，搖着頭道：「此誠異事！與朕夢一般。」又分付宿元景道：「卿可使心腹之人，往楚州體察此事有無，急來回報。」宿太尉是日領了聖旨，自出宮禁，歸到私宅，便差心腹之人，前去楚州，打聽宋江消息，不在話下。

次日。上皇駕坐文德殿，見高俅、楊戩在側。聖旨問道：「汝等省院近日知楚州宋江消息否？」二人不敢啟奏，各言不知。上皇展轉心疑，龍體不樂。且說宿太尉干人，已到楚州打探回來，備說宋江蒙御賜飲藥酒而死。已喪之後，楚人感其忠義，今葬於楚州蓼兒窪高原之上。更有吳用、花榮、李逵三人，一處埋葬。百姓哀憐，蓋造祠堂於墓前，春秋祭賽，虔誠奉事，士庶祈禱，極有靈驗。宿太尉聽了，慌忙引領干人入內，備將此事面奏天子。上皇見說，不勝傷感。次日早朝，天子大怒。當百官前，責罵高俅、楊戩敗國奸臣，壞寡人天下。二人俯伏在地，叩頭謝罪。蔡京、童貫，亦向前奏道：「人之生死，皆由註定。省院未有來文，不敢妄奏，其實不知。昨夜楚州才有申文到院。目今臣等正欲啟奏聖上，正待取問此事。」上皇終被四賊曲為掩飾，不加其罪。當即喝退高俅、楊戩，便教追要原齎御酒使臣。不期天使自離楚州回還，已死於路。

宿太尉次日見上皇於偏殿駕坐，再以宋江忠義為神，顯靈士庶之事，奏聞天子。上皇准宣宋江親弟宋清，承襲宋江名爵。不期宋清已感風疾在身，不能為官。上表辭謝，只願鄆城為農。上皇憐其孝道，賜錢十萬貫，田三千畝，以贍其家。待有子嗣，朝廷錄用。

後來宋清生一子宋安平，應過科舉，官至秘書學士。這是後話。

再說上皇具宿太尉所奏，親書聖旨，敕封宋江為忠烈義濟靈應侯，仍敕賜錢，於梁山泊起蓋廟宇，大建祠堂，妝塑宋江等歿於王事諸多將佐神像，敕賜殿宇牌額，御筆親書「靖忠之廟」。濟州奉敕，於梁山泊起造廟宇。但見：

金釘朱戶，玉柱銀門。畫棟雕梁，朱簾碧瓦。綠欄干低應軒窗，繡簾幕高懸寶檻。五間大殿，中懸敕額金書。兩廡長廊，采畫出朝入相。綠槐影裏，櫺星門高接青雲。翠柳陰中，靖忠廟直侵霄漢。黃金殿上，塑宋公明等三十六員天罡正將，兩廊之內，列朱武為頭七十二座地煞將軍。門前侍從猙獰，部下神兵勇猛。紙爐巧匠砌樓臺，四季焚燒楮帛。桅竿高豎掛長幡，二社鄉人祭賽。庶民恭敬正神祗，祀典朝參忠烈帝。萬年香火享無窮，千載功勳標史記。

又有絕句一首，詩曰：

天罡盡已歸天界，地煞還應入地中。

千古為神皆廟食，萬年青史播英雄。

後來宋公明累累顯靈，百姓四時享祭不絕。梁山泊內，祈風得風，禱雨得雨。又在楚州蓼兒窪，亦顯靈驗。彼處人民，重建大殿，添設兩廊，奏請賜額。妝塑神像三十六員於正殿，兩廊仍塑七十二將，侍從人眾。楚人行此誠心，遠近祈禱，無有不應。護國保民，受萬萬年香火。年年享祭，歲歲朝參。萬民頂禮保安寧，士庶恭祈而賜福。至今古蹟尚存。太史有唐律二首哀輓，詩曰：

莫把行藏怨老天，韓彭當日亦堪憐。

一心征臘摧鋒日，百戰擒遼破敵年。

煞曜罡星今已矣，讒臣賊相尚依然。

早知鴆毒埋黃垠，學取鴟夷泛釣船。

生當鼎食死封侯，男子平生志已酬。

鐵馬夜嘶山月暗，玄猿秋嘯暮雲稠。

不須出處求真跡，卻喜忠良作話頭。

千古蓼窪埋玉地，落花啼鳥總關愁。